

朱子

自然哲学思想论稿

ZHUXI
ZIRAN ZHAXUE SIXIANG
LUNGAO

徐 刚 著



福建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朱熹自然哲学思想论稿/徐刚著.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2. 8

ISBN 7-5334-3528-1

I. 朱… II. 徐… III. 朱熹 (1130~1200) 自然哲学—哲学思想—研究 IV. B244. 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61597 号

朱熹自然哲学思想论稿

徐 刚 著

*

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梦山路 27 号 邮编: 350001)

电话: 0591-3725592 7811283

传真: 3726980 网址: [www. fep. com. cn](http://www.fep.com.cn)

福州市屏山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15 印张 字数 360 千 2 插页

2002 年 8 月第 1 版 200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 500

ISBN 7-5334-3528-1/B·34 定价: 32.00 元

如发现本书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向本社出版科 (电话: 0591-3726019) 调换。

序

徐刚教授十几年来，身处闹市，而心境清静，不慕浮华，而甘坐板凳。这种“登山不愁峻，涉海不愁深”的不畏艰险、敢于攀登的精神，激励着他孜孜以求，而终成大著，从而填补了中国大陆朱子自然哲学研究的空白，为朱子学研究做出了新贡献。

在中西文化激烈碰撞、冲突、融合的近代，中国精英分子深受国家贫穷落后而挨打的切肤之痛，并以其深沉的忧患意识，对东西文明进行比较：“东西文明有根本不同之点，即东洋文明主静，西洋文明主动是也。”^① 东方文明为自然的、安息的、消极的、依赖的、苟安的、因袭的、保守的、直觉的、空想的、艺术的、精神的、为灵的、向天的、为自然支配人间的；西洋文明为人造的、战争的、积极的、独立的、突进的、创造的、进步的、理智的、体验的、科学的、物质的、为肉的、立地的、为人间征服自然的。东西文明这种差异，几乎成为“五四”时期一些人的共识。人们在追究东方文明这些缺陷的时候，往往归咎于中国以儒家为代表的宗法伦理道德占主流的意识形态，以及由这种意识形态指导下而凝聚的社会心理和国民性格。

这种东西文明的比较，对于深刻认识自己文明的偏颇和不足大有裨益，但亦造成了一种误解，以为中国文化只重伦理道德，而

^① 李大钊：《东西文明之根本异点》，《李大钊文集》（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57～558页。

轻自然科学；只重形而上的天理良知，而轻形而下的百姓日用，并尤以宋明新儒家的程朱陆王为甚。虽然“五四”时期把批判、打倒的矛头指向“孔家店”，而实却针对宋明理学，认为中国近代自然科学技术落后于西方的罪魁祸首是儒家，是宋明新儒家。这样就在学人的心理上设置了一重障碍，而很少有人去关注他们的自然哲学思想和他们所从事的科学实验活动。徐刚教授冲决了学人心理上的障碍，勇担宋明理学集大成者朱熹自然哲学研究的重任。并以朱熹自然哲学为中心，追根溯源，寻流承传，贯通中西，纵横比较，演绎其间逻辑理路，揭示其间“深藏”意蕴，而发前人所未发。由此，纠正了前人的误解，转变了人们对儒家、特别是对宋明新儒家以至朱熹的认识和评价。

在东西方文明中，一些著名的、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都曾是自然科学家，特别是在古希腊，哲学并未与自然科学分家。无论是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数目哲学、爱利亚学派的存在哲学、阿那克萨戈拉的自然哲学和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还是柏拉图对数学的倾心、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以及后来的莱布尼茨、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的自然哲学等，都在数学（包括几何数）、物理学、天体学、力学、生物学等领域有很高的造诣。古希腊哲学家认为自然是活生生的、有生命的整体，是自我显现的，人也是自然的一部分。他们认识自然是追究人性与自然本性的一致，并不在于改造自然。西方近代的自然哲学是在“牛顿模式”和笛卡儿二元论基础上发展的。并以认识改造自然为职责。徐刚教授以其扎实的哲学功底，运用纵横互补律，把朱熹的自然哲学与柏拉图、康德、黑格尔、莱布尼茨、李约瑟做深入的比较，揭示了朱熹自然哲学的性质、内涵和方法，梳理了其自然哲学的主要范畴，诠释了其理气范畴的关系，体现了其自然主义有机哲学观；并通过“理一分殊”，把世界描述为互动、互渗的有机整体，他还探究了

朱熹自然哲学的方法论，解说了“铢分毫析”、“推类以通”的具有归纳和演绎等逻辑方法，“即物穷理”的认识事物规律的方法，从现象到本质，由显性到隐性的方法，以及有机综合的方法等，这就使他在重新诠释朱熹言、行、事、文中和重新诠释他人已诠释过的思想中，而获得新的体悟。朱熹的易学自然哲学、时间自然哲学、环境伦理哲学、生命哲学、养生哲学、堪舆哲学等内容正是他探赜索隐、精心体悟的结晶。

朱熹作为“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的哲学家、思想家，他的自然哲学有根有源，有流有分。从《内经》、《孟子》、《大学》、《中庸》、佛、道等以及北宋的周、邵、张、程、沈括等，对朱熹自然哲学形成、发展都有重要的作用，而其自然哲学对元明清的数学、中医学、自然哲学以及近代科学启蒙思潮亦有深刻的影响。这样便以朱熹为中心环节，上下贯通，不仅凸显朱熹自然哲学的地位、作用，而且也呈现了系统的中国自然哲学史的面貌。这就当前来说，不仅较少涉及，而且研究成果欠缺。徐刚教授迈出了可贵的一步，而且迈得很有特色，体识精到，新见迭出，无疑将给人以启迪。

西方自然哲学沿袭古希腊的思维理路，中国自然哲学有其自己的思维理路，两者并行而不相悖。但由于产生于不同的语境之中，其话语亦不相同，其逻辑思维也异，因此，既不能用西方自然哲学的话语标准来剪裁中国自然哲学，也不能以中国自然哲学为自然哲学，去批判西方自然哲学。东西方自然哲学各有其价值标准，只有深究两者各自特点以及其经验教训，便可为现代提供借鉴。

有了徐刚教授的补白之作，我期望今后有更多自然哲学方面的著作问世。是为序。

张立文

目 录

序.....	张立文 (1)
绪 论: 关于朱熹自然哲学思想研究的思考	(1)
第一章 朱熹自然哲学思想的历史渊源	(19)
一、《黄帝内经》对朱熹自然哲学思想的影响.....	(19)
二、《大学》、《中庸》对朱熹自然哲学思想的影响.....	(42)
三、《孟子》对朱熹自然哲学思想的影响.....	(58)
四、佛道对朱熹自然哲学思想的影响	(80)
第二章 北宋诸子与朱熹自然哲学	(95)
一、周敦颐与朱熹自然哲学	(95)
二、张载与朱熹自然哲学.....	(110)
三、邵雍与朱熹自然哲学.....	(125)
四、二程与朱熹自然哲学.....	(140)
五、沈括与朱熹自然哲学.....	(161)
第三章 朱熹自然哲学思想述略 (一)	(177)
一、易学自然哲学思想.....	(177)
二、宇宙天文哲学思想.....	(206)
三、气象物候哲学思想.....	(217)
四、时间自然哲学思想.....	(225)
五、环境伦理哲学思想.....	(238)
第四章 朱熹自然哲学思想述略 (二)	(250)

一、生命哲学思想·····	(250)
二、养生哲学思想·····	(280)
三、堪輿哲学思想·····	(296)
四、农业哲学思想·····	(307)
第五章 朱熹自然哲学与西方自然哲学的比较研究·····	(315)
一、朱熹与柏拉图·····	(315)
二、朱熹与康德·····	(333)
三、朱熹与黑格尔·····	(345)
四、朱熹与莱布尼茨·····	(361)
五、朱熹与李约瑟·····	(372)
第六章 朱熹自然哲学思想对元明清影响述略·····	(386)
一、朱熹自然哲学思想对元明清数学的影响·····	(386)
二、朱熹自然哲学思想对元明清中医学的影响·····	(401)
三、朱熹自然哲学思想对元明清自然哲学的影响·····	(420)
四、朱熹自然哲学思想对近代科学启蒙思潮的影响 ·····	·····
·····	(444)
主要参考文献·····	(461)
后记·····	(467)

绪论：关于朱熹自然哲学 思想研究的思考

自然哲学有着漫长的历史，是中西方一门古老而常新的学科，是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然而，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这方面的内容鲜有人问津，代之而起的只是自然辩证法中的自然观的研究，由于种种因素，这种自然观的研究更多的只是流于一种科普式地介绍自然科学一些成果。在我国学术界自然哲学遭受了相当长时间冷遇，其原因主要是出于对恩格斯一段话的理解，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终结》中指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为自然科学提供了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之后，任何使自然哲学复活的企图不仅是多余的，而且是一种退步。

这种情况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才逐渐得到改变，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思想禁区的解放，实事求是的回归，人们开始客观地研究经典著作，不再教条地对待某些结论性的叙述了。人们逐渐认识到，自然辩证法即是马克思主义的自然哲学，自然观上升到哲学的高度就是自然哲学。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自然哲学与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终于一起被并列为自然辩证法的三大学科。

在国外，自然哲学也曾有过类似的命运。由于 20 世纪的分析哲学运动，逻辑实证主义为主流代表，只注重语言分析，拒斥形而上学，认为形而上的传统自然哲学没有什么意义，形而下的部分则属于科学哲学的任务，传统的自然哲学已成多余，从而造成

了 20 世纪相当一个时期世界范围的自然哲学的沉寂与科学哲学的勃兴。

随着自然科学的进一步发展与科学哲学的深入研究，人们开始认识到：其一，形而上学的幽灵无法驱除，自然哲学的问题并未消失。物质、运动、时间、空间、宇宙、生命、进化、自然等一系列哲学的本质问题，实际上始终是人们以各种特殊方式讨论的永恒话题；其二，20 世纪的科学技术革命极大地改变了传统的自然环境，怀特海、玻尔、薛定谔、普里高津、贝塔朗菲、拉兹洛等一批前沿科学家开始以特有的敏锐，自觉地反思传统的人与自然的关系等一系列自然哲学的根本性问题；其三，上世纪中叶以来，不断出现的能源危机、核扩散、环境污染、水土流失、生态破坏、艾滋病蔓延等等现实的全球性问题，不仅对人类的今天，同时对人类的未来均将造成极为可怕的威胁与灾难。这就迫使各国政府、各类国际组织、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开始认识到所有这些灾难性问题均源于数百年来人们对自然的漠视与为所欲为，进而重新思考与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这种思考与调整不仅是指实践上、政策上、措施上的，同时也包括在理论上要正本清源，这就为自然哲学的复兴提供了一个现实的历史背景。

中国有着古老而悠久的历史，然而，这个传统在一个时期中断了，时代给我们提出了重塑民族哲学传统的新课题。十几年来，不少有识之士开始致力于整理、发掘中国古代自然哲学这个巨大的思想宝库。对于朱熹这个影响中外历史近千年的儒、释、道集大成的里程碑式的学者而言，发掘、分析、研究其博大精深的自然哲学体系，对我们重新认识理解整个中国古代自然哲学的发展逻辑思路，解决当今世界面临的种种自然与人的问题，无论对于中国的现代化还是对于世界之未来，均应有一定的历史意义与理论价值。

近十几年来，国内外研究朱子学的人发表了不少著述，例如钱穆《朱子新学案》，陈荣捷《朱子新探索》，张立文《朱熹思想研究》、《朱熹评传》、《宋明理学研究》，姜广辉《理学与中国文化》、《走出理学》，高令印、陈其芳《福建朱子学》，陈来《朱熹哲学研究》，韩忠文《朱熹教育思想论稿》，束景南《朱子大传》，潘立勇《朱子理学美学》，吴长庚《朱熹文学思想论》以及许多中青年作者发表的一大批有创见有新意的文章，都在不同的方面超越了前人。值得注意的是，作为朱子学研究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而又长期被人们忽视的朱熹自然哲学，现在也开始被越来越多的有识者所关注。全面地阐述朱熹自然哲学思想显然不是一个很容易的问题，本人认为，朱熹自然哲学研究的主要思路应该体现如下几个方面：

（一）应该把朱熹自然哲学思想与两宋蓬勃发展的自然科学结合起来研究。

李约瑟曾这样指出：“帝国文化和科学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哲学的探讨和科学的描述代替了宗教信仰，在技术上，宋代把唐代所设想的许多东西变成了现实……每当人们在中国的文献查考任何一种具体的科技史料时，往往会发现它的主焦点就在宋代，不管在应用科学方面或在纯粹科学方面都是如此。”^①封建生产方式的相对调整，使两宋经济、科学、文化得到了新发展，北宋时三大发明，不仅在军事（火药）、远航（指南针）以及思想文化（活字印刷术）等方面具有社会历史重大意义，而且在研究火药引爆的剧烈变化，磁石吸铁的内在联系方面，有助于人们探索

① 李约瑟：《中国科技史》第一卷《总论》第1分册，科学出版社1975年版，第281页。

“阴阳相感”，“阻碍相通之理”。南宋时的《数学九章》、《测园海镜》等经典著作，不仅用概念、公式、定理直接反映了事物之间的联系和规律，而且通过奇偶相生、一多互摄的数学运算，有助于人们抽象演绎和辩证思维能力的提高。两宋的天文观察、星图制作，增加了人们对宇宙、天体的认识。金元四大家的崛起，发展了中医的辩证思维理论。

同时，以沈括等人为代表的具有当时世界第一流水平的科学家们，以其求实精神，为哲学的概括和总结提供了丰富而又经过实践检验的科学资料，给后人以深刻的方法论启迪。作为北宋著名学者的沈括，博学善文，天文、方志、律历、音乐、医药、卜算无所不通，尤其是他晚年写成的《梦溪笔谈》一书，在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地学、生物学、医药学、工程技术等许多领域，都做出了创造性贡献，集中体现了他丰富的自然哲学观点和科学研究方法，沈括的思想成就深刻地影响了朱熹，朱熹在长期的理论探讨和教育实践中，对沈括思想及方法钻研甚多，他明确指出：“惟近世沈括之说，乃为得之。”在沈、朱的自然哲学中，“理”这个概念占据了十分重要的位置，两人的看法有许多共同之处，他们都把“理”看成是自然界具体事物的规律；把“理”看成是普遍联系的、不能任意改变的规律；他们从不同角度，对于“理”作为客观规律所具有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问题都给予了肯定的回答。沈括在《梦溪笔谈》中多次提到“理”和“至理”这一概念，他曾论述到制盐之理、声律之理、共鸣之理、胎育之理、造算之理、磁石之理、绘画之理、雷震之理、养生用药之理等多门具体科学的规律性，并强调“推其理”、“原其理”。作为理学集大成者的朱熹，则对“理”这个范畴作了前所未有的、系统的、完整的、淋漓尽致的阐发。分析史料可知，朱熹、沈括两人的学术兴趣、专攻的学术领域有很大的不同，但对两人进行深刻的比较

研究，时时会发现他们的治学对象和研究课题不乏交叉点，这点点滴滴学术思想上的共鸣，深刻反映了朱熹对沈括自然哲学和方法的吸收、发挥与改造。实验是沈括科学方法中最具特色的部分，他之所以被称为“中国整部科学史中最卓越的人物”，他的《梦溪笔谈》被誉为“中国科学史上的里程碑”，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他具有一种独特的先进的实验精神，致使他在许多重大的自然科学问题上，取得了一系列杰出的成就。朱熹十分推崇沈括的实验精神，尤其对他在天文历法方面的成就是很赞赏，比如对月亮盈亏问题，历代学者如王逸、柳宗元、洪兴祖、杨万里等人均有阐述，但朱熹否定了“历家旧说”，通过研制天文仪器，观察天象，认为沈括的实验结论是站得住脚的。他还改进了沈括的木刻立体地图（我国地图学史上第一次明确记载，较西欧18世纪出现的地理模型图早700余年），制作了更为简便和优越的胶泥立体地图。

可见，正是在两宋发达的自然科学影响下，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和其他的哲学家们才有可能进一步去探求客观世界的本原及其矛盾运动的规律，通过“格物致知”或“本心求理”的认识途径达到主观和客观的统一，这是两宋哲学理论思辨及朱熹自然哲学产生与发展的自然科学历史根源。

（二）应该把朱熹自然哲学与两宋自然哲学发展的时代特点结合起来研究。

首先，儒释道的长期论争和归一，为朱熹自然哲学产生发展准备了思想条件。自从两汉儒学的神学目的论先后受到魏晋玄学的人格本体论和隋唐佛学的心灵本体论打击以后，重于治外而略于治内的儒家学说，在思想界一统天下的地位受到严重威胁。在佛道哲学已经深入人心的时代基础上，朱熹自然哲学要实现对传

统旧哲学的扬弃和超越，势必要重视佛教、道教与道家之影响。据《朱子语类》记载，朱熹涉猎过的佛道典籍很多，有《华严经》、《楞严经》、《大般若经》、《圆觉经》、《心经》、《四十二章经》、《传灯录》以及《老子》、《庄子》、《列子》、《阴符经》、《周易参同契》等等，这仅仅是见之于文字记载的一部分，实际上远不止这些。他曾言：“熹于释氏之说，盖尝师其人，尊其道，求之亦切至矣。”他的《伊洛渊源录》仿照了禅宗史《景德传灯录》写法，他与一些僧人交往很深。同时，他也对道教经典《阴符经》和《周易参同契》进行考证研究，而“非深于道者不能作”，并以“空同道士邹祈”署名著《阴符经考异》和《周易参同契考异》，他还主管过台州崇道观、武夷山冲佑观、华山云台观、南京鸿庆宫、嵩山崇福宫。显然，朱熹并非为佛道之忠实信徒，在公开场合，他对佛道大多予以斥责，反对佛家只讲“苦”、“空”、“灭”、“以天地为幻妄，以四大为假合”，把一切都视为虚妄、假象，采取避世态度；反对老子空虚之“道”，老庄以“无”为宗，认为这些是超脱人伦物理，逃避现实，违反封建纲常伦理。但是，他在宇宙本体论和自然观等方面又深感儒家理论之贫乏，不得不参照佛道思想，对其中思辨资料既吸收又改造，既利用又发挥。朱熹的“理”在具体阐述上，援引了佛教许多观点，他的“理”同佛教的法界（亦称真如、佛性、法身、如来藏、法性）很相似，两者不仅均是各自哲学的最高范畴，而且皆有超乎时空绝对精神实体以及宇宙万物根源的特点。“道”作为哲学名词，第一次出现在《老子》中，即作为本体论的最高范畴，以后历代哲学家有各式各样的解释，朱熹认为“道即理之谓”，他从《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观点出发，提出与“理”同价的“道”，是世界之本，万物之源，但他反对《老子》把“道”看成是超脱现实之外的“虚极”，主张“道”与现象联系起来；他综合了道家

“万物齐一”、佛家“月映万川”的观点，在华严宗和禅宗的思想基础上脱胎出了“理一分殊”自然哲学命题；他的“存天理，灭人欲”自然哲学思想承袭了佛教的禁欲主义，抓住了佛道提倡的中国古代自然观的精髓，把人和自然的世界以特别的方式统一起来了。

其次，朱熹的自然哲学直接承袭了北宋五子的思想观点。孔孟之后的儒学，一向有所谓“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之说。儒学作为传统文化的承藉，致力于对社会稳定，国安民福贡献方略，除此六合之外的学问，无关国计民生，讨论极少。可是佛教传入中国后，皇帝倡信，臣民风从。佛道大谈六合之外的极乐世界，阿鼻地狱及轮回转世，因果报应等等，这使一般人们不得时常去想，现实世界以外的世界是什么样的，它与现实世界是什么关系？这就给儒学提出了一个根本性的挑战，儒学仅仅停留在“六合”之内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在批判佛道的基础上得以发展出一种新的哲学，它既必须符合儒家精神，又要与以往的儒学思想相贯通。韩愈等人经过种种努力均未达到这一点。朱熹在总结韩愈排佛而没有胜佛的理论思维经验教训时认为，这是因为“韩公之学，见于《原道》者，虽有以识夫大用之流行，而于本然之全体，则疑其有所未睹”。这个分析应是正确的，以“北宋五子”（周敦颐、程颢、程颐、邵雍、张载）为主要代表的学术界精英，在韩愈、柳宗元共同兴起的古文运动（实际是儒学复兴运动）的基础上，摒弃了韩愈“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这种简单的排佛反道之法，而是采取柳宗元“统合儒释”的方法，以儒家为核心，糅合道教宇宙生成、万物演化和佛教的思辨哲学，以一种自然造化论来取代宗教神学的世界观，从“本然之全体”上构筑一种回应佛教的新儒学，北宋五子的自然哲学思想明显反映了这个倾向，为理学的形成起了开创作用。

从周敦颐而言，他的主要自然哲学著作，现仅有一幅从道教图录中改造的《太极图》，两百多字的《太极图说》和不满三千字的《同书》，对一些重要的自然哲学问题，他只提出了词约义丰的论点与论纲，并未从理论上加以系统的具体的阐发，但这些重要的思想资料，开创了理学的发展方向，有当之无愧的“发端之功”。朱熹对他的“无极”、“太极”等宇宙本体论范畴与模式、“一实万分”辩证法、“物则不正，神妙万物”动静观等方面，作了深入研究，特别应指出的是，周敦颐的《太极图》及《太极图说》是他的自然哲学核心思想所在，由于朱熹的发挥与渲染，《太极图》成了古代自然哲学观念综合的一个经典模式，《太极图说》也成为理学之经典。

从二程而言，朱熹受此二人影响最大最直接。二程向来被时人认为只是在正心诚意上下功夫，是懂与排斥自然科学的腐儒。实际上，应用自然科学知识论证哲学范畴，构造理学体系，正是二程思想的一个重要特色，他们对天人及其关系所作的自然解释、关于天地万物生成演化的思想、关于“五运六气”有关思想、关于天文历法方面的观点，均对朱熹有较大影响。

从张载而言，朱熹极其推崇张载《西铭》中的自然哲学思想，并且突出提出《西铭》的主旨是讲“理一分殊”，并且认真详细地给《西铭》作注释。张载的“天地之塞，吾其体”体现了他的“气一分殊”思想，“天地之帅，吾其性”体现了他的“性一分殊”思想，他在《西铭》中，用“人”的万体得乎“天”之一气和“人”的万性得于“天”之一性来论证天人合一，这是张载对前人这个自然哲学观点富有创造性的继承和发展，但他还缺乏思辨的哲学论证。朱熹的《西铭解》则从自然哲学的角度将《西铭》思辨化，从本体论的高度将《西铭》中的观点抽象概括为“理一分殊”。如果说《西铭》由气一分殊到性一分殊，反映了张载自然哲

学思想的某种伦理道德色彩，那么《西铭解》对于朱熹而言，则具有自然哲学的本体论意义。

从邵雍而言，他的自然哲学思想主要是他的“先天学”。先天学来源于先天图，此图传至道教，图的排列方式、次序与概念，经由邵雍提出，朱熹发挥而成为以后数百年来象数学家自然观的基本原理，朱熹的重要自然哲学著作《周易本义》处处留有邵雍先天图思想资料的痕迹。此外，邵雍的《皇极经世》开创了宋明以后象数学的规模与传统。邵雍象数学对儒释道有关思想资料以及当时自然科学理论开创性的融会，他对天文、历法、数学以及物理之学等科学理论发展的注重与应用，均给朱熹以极大的启发。当然，应指出的是邵雍的一些牵强比附和主观臆断的思想方法也影响了朱熹。然而，无论如何，朱熹的自然哲学思想（尤其在易学方面）继承、综合、发展了邵雍的有关思想资料，而别开生面。若说邵雍为宋明易学中象数学的开拓者，程颐创宋明易学中义理学之基础，朱熹则为熔“象数”、“义理”于一炉，加上自我的思考、体验、观察，形成了一个完整而系统的独具特色的自然哲学体系。

（三）关于朱熹自然哲学若干主要范畴和观点。

朱熹的自然哲学不是一下形成的静态结构，而是一个动态体系。他的自然哲学命题和他对许多问题的讨论，在内容上大都具有多方面多层次的不同含义。

“理”和“气”是他的自然哲学的两个中心概念。他对千余年以来诸家自然观概念和思想进行的吸收、改造和重新解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自然观。他的“理”、“气”范畴及其相互关系深刻反映了他的自然主义有机哲学观。从今人的研究看，李约瑟曾将朱熹的“理”、“气”译成“组织”和“质——能”，还有的人把“理”解释为“组织原理”或“模式”，也有的人将其解释为亚里

士多德的“物质”和“形式”的统一，这些术语都程度不同地从某一侧面表达了朱熹这两个自然哲学核心概念的本质特征。

“明天理，灭人欲”是朱熹一生讲学和著述的中心内容。在很长时期里，人们往往对此贬多扬少，其实，这个观点正深刻地体现了朱熹的自然哲学精神之所在。朱熹继承了《周易》、《老子》等有关思想传统，将天道与人性合而为一，抓住了中国古代自然观的精髓，以人作为中心来同化世界，构造自己的自然哲学框架的核心。

“理一分殊”观点是朱熹自然主义有机哲学观的主要体现。是他对周敦颐、张载等人思想推阐中进一步提炼出来的。他较前人更多地考察了“分殊”的一面，把天地、宇宙、人、动植物看成了一个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有机整体，以此说明宇宙总体与万物之联系，说明天地的总理与万物各具的理的联系，这个思想对后世的科学家和哲学家有较大影响。例如，近代欧洲最早关注和潜心研究中国文化并富有成效的德国学者莱布尼茨，在写给友人德雷蒙的长信中，探讨了中国古代自然哲学的许多问题，尤其是深入分析论述了朱熹有关自然哲学的观点。他形象地阐发了朱熹“理一分殊”这个命题：“物质的每一个部分都可以设想成一座充满植物的花园，一个充满鱼的池塘。可是植物的每一个枝丫，动物的某个肢体，它们的每一滴体液，也是一个这样的花园或这样的池塘。”现代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在作中西自然哲学比较时，多次论及莱布尼茨，认为他的关于一般与个别相统一的思想“颇似理学家的理在每个纹理与组织当中无数的个别显现”。这里的理学家，主要指的是朱熹。

此外，朱熹的“物无无对”、“一分为二”、“生生变息”、“动静无端”等观点，虽然有程度不同的局限性，但都是其自然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